

穆宣之門漸開

Stan Guthrie 著

林成蔭譯

2001年七月十五日，撒母耳(化名)看了「耶穌傳」影片及聽了基督教廣播節目後，接受基督為他個人的主及救主。對一位阿富汗穆斯林來說，這是一很巨大的決定。不久之後，西方救濟工作人員都被捕或被逐離首都卡布爾，塔利班政權也因禁撒母耳，說他犯了「替外國人工作」之罪(在這之前，這原是合法的)。

此後連續十四天，他們每天最少一次用一條五英尺長的鐵鍊打他，直至他在獄室中昏倒不醒人事。

那天晚上，撒母耳在夢中看到一位穿著極白衣裳全身發光的人，溫柔地向他說話(事後他形容那人有「美麗的腳，長髮及肩」)，然後叫他「起來」。夢中人帶他離開囚室，走向監獄大門，他又遇見一位穿鮮綠色衣服的人(許多穆斯林視綠色代表神的福份)，這綠衣人領他走出監獄。

撒母耳從夢中醒後，發現囚室之門大開。事後他的一位西方親密朋友說：「他走出囚室，看見監獄大門大開，又無人看守，便在黑夜中離開了監獄。」

九一一事件一年後，許多國家的基督徒都披露向普世十二億穆斯林傳福音的屬靈戰爭，有新的發展。雖然不是每一個在基督內獲得自由的穆斯林，都有像撒母耳那樣戲劇性的經歷，教會無疑已進入穆宣的一個嶄新時機。

曾任沙烏地阿拉伯國際基督徒團契牧師的現任美國加州富勒神學院普世宣教學院伊斯蘭教課程的伍德貝利教授(Dudley Woodberry)說，他感覺穆斯林對基督教日漸開放，「在世界不同地區...我都看見穆斯林轉信基督教的人數有顯著的增加，我不明白所有的原因，我只能說，在這時刻，不同地區的穆斯林對基督教信仰正面的反應程度，大

有增進。」

現在普世的宣教士中只有百分之六專注於穆斯林工作，但許多突破性的跡象已顯而易見。《今日基督教》雜誌最近接觸了二十位宣教機構領袖，一些前穆斯林，及在穆斯林中的工人，談論有關向穆斯林宣教工作的進展問題。

大多數的人都很小心所分享的資料及他們的身份，有些甚至不願參與，認為可能危及人的性命及事工。九一一事件及發生於在阿富汗兩位女基督徒救濟人員的事件，增加了一般大眾傳播媒介對基督徒在穆斯林中工作的興趣。這是那些創啟工人不願意看到的。

一位在中東的工作人員說：「提及宣教工作的細節是不智的，遲早會傳回到本地的阿拉伯文報紙，最近就發生過這種事情，牽涉到我的一些好友。」

這種危險是很真實的：有時改教的穆斯林或那些傳福音給他們的人會喪失生命。Compass Direct 報導，在奈及利亞北部穆斯林控制的占法拉省(Zamfara)，兩位轉信基督教的穆斯林自去年四月以來已失蹤。伊斯蘭教對「背教者」(轉信其他宗教者)的刑罰是死刑，而對傳福音給穆斯林的西方人，只是驅逐出境。為了安全起見，這篇報導大多使用假名，也不明確指出地點及機構名稱，但這些都是宣教士和轉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之真實故事。

新的動力

穆罕默德在第七世紀創立的伊斯蘭教，是今日繼基督教之後第二個有宣教意念的重要宗教。他們的主要信條是：阿拉是獨一的神，而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伊斯蘭教福音工作一直是基督教宣教工作最艱難的事工之一。1900年，全球十六億人口中，不到二億是穆斯林，佔百分之十二。然而經過被稱為「基督教世紀」的世紀之後，時至今日，世上六十二億人口中，有十二億是穆斯林，佔百分之十九。一位宣教士估計，在非洲之角作教會工作的福音機構，平均每年帶一個人信主，而百分之八十的穆斯林「探詢者」，轉回伊斯蘭教信仰。

普世阿拉伯事工(Arab World Mission)美國主任賽爾羅伯(Robert Sayer)說，1980年期間，他機構的一對忠心宣教士夫婦在毛里塔尼亞(Mauritania)某處工作了七年，都沒有看見一個穆斯林信主。他說這曾

是很尋常的現象，又說某機構曾訂下目標，在某段時期在北非拓植十五間教會或家庭團契，結果遠遠達不到目標。

賽爾羅伯又說：「現在情況完全改變。我不是說，在伊斯蘭教中心地帶有穆斯林集體地歸信基督，但今日神真正在賜福給宣教工人。」

基督之星(Christar)的凱迪柏(Pat Cate)在《福音差傳季刊》中報導，他認識一對宣教士夫婦在某處穆斯林中工作了十四年，沒有帶任何人信主，但其後九年直至他們被驅逐出境，他們看見幾百個穆斯林立志信基督。

普世阿拉伯事工北非洲主任也發現在整個地區都有正面的趨勢；其中因素包括基督教傳媒的接觸、更多的禱告事工和政府逐漸放鬆對本地基督徒的活動等。

他說：「除利比亞外，整個北非地區顯然對福音的接納程度有顯著增加。十五年前，多數人說要與一個北非的人相交五年，才能看見他確實信主。現在由於基督教媒體的鬆土，所需時間縮短了許多，有時只要幾星期，甚至幾天。」

幾位機構及學院領袖說，在有心去做宣教士的人中，對向穆斯林傳福音的興趣有顯著的增加。根據哥倫比亞國際大學(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伊斯蘭教事工碩士課程主任拉森華倫(Warren Larson)說，九一一事件後，選穆宣課程的學生增加了兩、三倍。

拉森說：「在我們校園，學生很積極帶領，甚至發起為穆斯林禱告的聚會。為穆斯林禱告，計劃參與伊斯蘭教事工，九一一事件使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

長足的進展

在九一一以前，已有許多增長的跡象：北非穆斯林轉信基督教的人數倍增。據我們所知，一九七九年毛里塔尼亞沒有任何基督徒或團體，到一九九九年，該國已有一百位信徒，分散在四至五個教會或團契。同期，摩洛哥(Morocco)的信徒數目，也從三百位(八至十個團契)增至九百位(二十至二十五個團契)；突尼西亞(Tunisia)也從約三十位(二或三個團契)增至一百五十位(五或六個團契)。甚至在利比亞也從零變為十位之多。普世阿拉伯事工更說在過去三年，該國的信徒人數增加了一倍。

在阿爾及利亞(Algeria)，一九九二年軍政府廢除一般人都認為穆斯林會勝出的議會選舉後，內戰爆發，十二萬人喪生。教會卻有長足的進展，特別在非阿拉伯人的少數民族柏柏爾人(Berber)中(該族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他們從一九七九年的一千二百位(十二至十八個團契)，增至三年前的一萬二千位(六十至八十個團契)，很多來自卡比爾柏柏爾人(Kabyle Berber)社群。

根據各方面的報導，該區的教會仍繼續增長。開羅的 Kasy El Dobara 教會是中東最大的教會，該會牧師努耳綿斯阿伯杜(Menes Abdul Noor)有一個福音節目，廣播至整個地區，他是中東地區基督教的代表人物。

努耳牧師說：「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報導說，在許多鄉村裡有數以百計的信徒，當然很難有準確的數字，但一位阿國教會領袖說，他個人知道在他附近地區就有四十間教會，人數自八十至兩百人不等，我們只能想像那裡有多少教會及信徒。」

北非的增長固然因素許多，但賽爾羅伯指出北非本色化的崇拜音樂是有力的因素之一。今日，新約聖經有不同阿拉伯方言的譯本，也有兩種巴伯語譯本。

這地區已被伊斯蘭教控制了一千三百年，宣教士不能踏足，然而在歐洲有敞開的門。前線差會(Frontiers)的美國主任比林科羅伯(Robert Blinco)，認為每年由不同機構合辦的「無聲海嘯福音事工」(Silent Tsuna)，貢獻良多。每年夏天從美國、歐洲及其他地區來的年輕基督徒，到歐洲穆斯林最多的七個大城市(包括倫敦、巴黎、柏林、羅馬)，向穆斯林傳福音。

比林科說：「這些宣教士在歐洲卡比爾柏柏爾人中工作。柏柏爾人信了主、接受訓練、然後開始對自己家園有負擔。他們可以回去探親，我敢肯定這是千真萬確的機會；因為訪客可隨他們回去，找機會向人傳福音。」

另一暑期聯合福音事工「過境行動」(Operation Transit)，幫助基督徒散發了幾十萬份北非主要語言版本的新約聖經及「耶穌傳」錄影帶，給回鄉探親的穆斯林。每年有幾十萬穆斯林經過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及馬爾他港口，回去探親。

這事工已產生效果，一個不願署名的機構透露，一次一位北非人拒絕接受分發品時說：「我不要這個！它已令太多人成為基督徒了。」

福音協傳會(Partners International)資助一些非西方機構主持的事工，其中包括普世阿拉伯福音派牧師協會(Arab World Evangelical Minister Association)、柏柏爾人福音會(Berber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蘇丹的非洲內地教會(African Inland Church)，及印尼的 Chaya Suku 差傳機構。

自 1989 年以來，Interdev 已協助不同伊斯蘭教國家中的聯合事工，他們現有七十五個聯合性的福音事工，其中很多是全人的福音工作，牽涉至五百多機構(三分之一是非西方機構)；另有六十三個這類聯合性事工在計劃中。日益增加的危險性，迫使一些機構更密切合作，來分擔而最終減低危險。北非協傳事工(North Africa Partnership)已串連了一百多個美國、歐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機構。

據報傳播事工，包括網絡，在北非及中東使福音更易被接受。衛星-七(SAT-7)是一福音電視廣播，九一一以後，來自觀眾的信件、電話及電子郵件都有增加。

普世阿拉伯事工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我清楚記得與一個虔誠的穆斯林談話，我開始與他分享有關基督的死，我全然投入為此辯護，因為穆斯林不相信耶穌死在十字架上。那知大出我意外，他指著他手腕說：『是的，他們釘釘子在此處。』原來他曾看過『耶穌傳』電影，他對基督死亡的觀念是基於那電影，而非基於可蘭經。」

當然，連廣播福音也有危險，1998 年遠東廣播開始向馬代群島廣播福音節目後，該國伊斯蘭教政府驅逐所有外籍基督徒，終身不准再入境，並短暫拘留所有被懷疑已轉信基督教的馬代人。

另一機構報導他們在伊斯蘭教地區發行六萬份雜誌，這是他們一份比較低調的雜誌，又說近年來西方及伊斯蘭教福音事工，對他們兩份公開的福音性阿拉伯文小冊的需求量，增加了數倍。

設於開羅的普世阿拉伯福音派牧師協會的同工富阿梅爾(Maher Fouad)告訴我們：「為了安全起見，我不能指明國家或城市，我可以說，十年前北非地下教會的信徒人數不到兩千，但現在他們的人數已超過五萬。」

不穩定卻禾田已熟的國家

北非只是穆斯林開始轉信基督的地區之一，在一些面對政治不靖及天然災害的國家內，尤其當基督徒將福音見證與救濟/發展事工結

合時，福音禾田更是熟透了。過去四十年，在孟加拉基督徒的增長率是人口增長率的一倍，2000 年，基督徒人數每年增長百分之三點二，穆斯林增長百分之一點八。

據《普世宣教手冊》報導，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開始時，全球轉信基督教的伊朗穆斯林只有五百人。加法利阿伯(Abe Ghaffari)在沙皇退位前在伊朗住了數年，他只見過一個穆斯林轉信基督。他說大多數伊朗人只是掛名的穆斯林，他們對開發財源比建立一純正伊斯蘭教國家更有興趣。後來科美尼法師(Ay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奪取了政權。

加法利的國際伊朗基督徒組織(Iranian Christians International)幫助安置伊朗難民。他說：「革命以後，伊朗人對伊斯蘭教有真正的認識；發現伊斯蘭教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且伊斯蘭教的聖職人員則腐化。」

加法利估計全世界現有三萬名轉信基督的伊朗穆斯林，包括一萬五千名在伊朗國內，每年增長率百分之七至十，在某些地區如德國特別興旺。他不肯定恐怖份子的攻擊會如何影響伊朗福音工作。

「我們曾聽到有伊朗人說：『我們現在明白伊斯蘭教的真相，它既殘暴又滿懷仇恨，我們要與它絕緣。』」

在世上最多穆斯林的印尼，基督徒雖是少數，但人數可能高達三千四百萬，遠超過官方估計。1960 年中期，政府取締共產主義，令五十萬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死亡時，許多人成為基督徒。《普世宣教手冊》報導，1992 年以來，在這穆斯林佔極大多數的國家，雖然政治混亂，經濟衰落，教會受逼迫，基督徒保持每年百分之五的年增長。

根據印尼福音團契的瑞馬奴斯(Nus Reima)，他同時也是學園傳道會的同工，在多數地方基督徒可自由向穆斯林傳福音，最有效的方式還是放映「耶穌傳」電影及個人佈道。全國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是穆斯林，多數較溫和，且不排除其他宗教信仰。

瑞馬說：「印尼國土很廣，有些地方你會遇到攔阻；有些地方很開放。我們著重在那些開放的地方。」

在伊斯蘭教世界中土耳其是比較穩定的一隅，基督教的進展也相當穩定。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穆斯林，但卅年前基督徒已開始提供聖經函授課程給有興趣的人，那時只有幾個基督徒，今天約有一千五百名基督徒。特別在城市裡，基督徒比較勇敢。1999 年，帕勞路易士(Luis Palau)曾向幾百人講道，會眾中有穆斯林。一位教會領袖告訴

《世界之脈》(World Pulse)記者：「今日土耳其的基督徒團契開始表現一種新的自信心，他們租用或購買聚會場地，向人傳福音，更多的信徒已將身分證上的穆斯林，改為基督徒。」

世界救援會(World Relief)的卡弗克來夫(Clive Calver)表示，自1983年的內戰以來，蘇丹有一百萬人立志信主，多數的信徒來自南部泛靈信仰的人，但很多穆斯林也接觸到福音，蘇丹南部的基督徒人數已由人口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七十。

努耳牧師說：「我們也接到蘇丹福音工人的許多報導...很多人因佈道的工作信主，也有人因見異象或異夢而信主。」

努耳牧師認為在他本國(埃及)，由於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所推動的禱告事工，使人對屬靈事件更能接納，且有更多異夢和異象的事件。他說：「特別在埃及，你不可能不注意到更多向穆斯林傳福音的工人，及更多穆斯林受浸歸主；雖然我們無法提供確實數字。」去年(2002年)在北非開始了另一禱告運動，那是「摩洛哥奮起發光」(Arise Shine Morocco)。

異夢與異象

生長在伊拉克的拉曼卡利艾德(Khaled Abde Rahman)，相信有一天他會成為一間清真寺的領袖。當他認真學習伊斯蘭教後，他開始與一些年輕基督徒辯論宗教信仰。他說：「我給他們許多信仰上的問題。」他們介紹他見教會的神父，神父很靈巧地回答他的問題。一年後神父死去，而年輕的拉曼發現他對基督教的觀念有了改變，他開始對伊斯蘭教信仰中的一些矛盾心裡起掙扎。

一天，拉曼在睡夢中看見一個有鬍鬚的人。

這人說：「孩子，你為甚麼攻擊我的羊？」

拉曼回答：「先生，你是誰？」

「耶穌基督。」

「先生，我沒有攻擊你的羊，我是要將你迷途的羊帶回正道。」

「你才是迷途的，我是正道。」

拉曼覺得很迷惑，他不再追求伊斯蘭教或基督教，開始只求生活的樂趣。約在那時，他父親在一交通意外中喪身，他父親生前是伊拉

克一高級軍官。

拉曼的母親是一記者，原籍另一阿拉伯國家，她以為丈夫是意外喪生。後來拉曼睡中聽見聲音命令他：「趕快逃離你的國家！」他知道這是耶穌的聲音，幾個鐘頭後他乘機逃到他母親的祖國(為安全的緣故，他不願透露國名)。雖很困倦，他從外祖父家打電話給母親，母親告訴他父親是被一警隊謀殺，現在正在搜捕他。

拉曼聞訊立刻昏倒，幾小時後才醒過來，他開始認真禱告，求神向他顯明真理。後來在夢中，耶穌告訴他：「我愛你，你為何不也愛我？到我這裡來，我要使用你。」拉曼聽從了耶穌。

幾個月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來拉曼因向人傳福音及「背道」，被他母親的祖國驅出，他向荷蘭申請宗教難民身份，在該國的伊斯蘭教難民中傳福音。他現住在美國，從事資訊科技工作，並在電子網絡上主持一個專為穆斯林而設的護教網站，他的故事登在一向穆斯林傳福音的網站 www.answering-islam.org。

伍德貝利教授說，異夢和異象是世界各地穆斯林歸信基督教的一個主要因素。他收集了六百五十多宗穆斯林歸信的見證，其中三分之一提到異夢及異象。

拉森華倫也看到這類報導，認為不足希奇。他曾在巴基斯坦從事植堂工作二十三年，並辦聖經函授學校。

他說：「神用夢向人說話，特別向穆斯林說話，祂叫他們歸向自己，繼續用夢指引他們。」

前線差會也聽到在穆斯林中異夢及異象的報導。該差會有六百位宣教士(其中二百五十位來自非西方國家)，組成一百個植堂團隊，分別於三十五個有穆斯林的國家工作。而在波斯灣戰事以後在伊拉克開始事工的比林科羅伯，提醒我們說，今日仍需要宣教工人。

他說：「我們盡可談及這些神蹟奇事，但不能取代基督指示使徒傳福音的方式。換言之，福音是要藉人去傳揚，得夢及經歷神蹟奇事的人，最後仍需要人。」

避免西方文化的主觀偏差

亞伯拉罕提摩太(化名)在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長大，這是伊斯蘭教基要派的溫床。十四歲時，他參加了伊斯蘭教弟兄組織(Muslim

Brotherhood)，這組織曾刺殺埃及總統薩達(Anwar Sadat)。在青年時期，他與一基督徒家庭的人交談，並在夢中聽見耶穌告訴他：「我愛你」後，接受基督且暗中受浸歸主。

提摩太繼續去伊斯蘭教寺，與其他穆斯林一樣禱告，只是現在是向他的天父禱告。他也謹慎嘗試與人分享他的信仰，有兩個穆斯林與他一同禱告。

一天，一個伊斯蘭教弟兄組織的領袖邀請提摩太同一群穆斯林去教寺禱告。提摩太答應他的邀請，那人舉掌全力擱他耳光，大聲喊叫：「邪教徒」。原來是一位與他一同禱告的人出賣了他。當時在場的一個毒販，突然為伊斯蘭教信仰大發熱心，開始毆打提摩太，其他的人也一擁而上。一個當地有名望的人，勸止這暴亂，但對提摩太說：「我雖救你性命，但我想親手殺死你，因為你背叛了伊斯蘭教。」

提摩太後來取得簽證，現住在美國。現在每月透過「希望之聲」廣播事工，每月廣播十四個對穆斯林的福音節目。

一些對穆斯林傳福音的成功例子，乃採用宣教學家所謂「福音信息本色化」的方式。宣教士儘量避免採取如比林科所謂「用西方的觀念來解釋如何跟隨基督」。當然，一個最基本的方式是將聖經翻譯成本地語言，另一個是鼓勵新基督徒在崇拜中用他們自己熟悉的音樂。在西非多哥共和國(Togo)可多可利族人(Kotokoli)中工作的美南浸信會宣教士，採用這族人最喜愛的傳達方式，就是按聖經年代，以說故事方式教導他們聖經。

卅年前，帕歇爾弗(Phil Parshall)和他的同工們，在孟加拉建立了以基督為中心的信徒社群。他們採用當地人接受的宗教詞句(如稱神為「阿拉」及其他伊斯蘭教用詞)，及習俗(如守伊斯蘭教的禁食節期)，最後許多穆斯林歸主。

有些宣教士甚至更進一步，為了讓一般歸信基督的穆斯林避免受人排斥，他們鼓勵或允許新信徒至少短期內去伊斯蘭教寺敬拜，並自稱為穆斯林教徒，因穆斯林的意思是「順從神的人」。有些在伊斯蘭教地區的宣教士，也自稱為穆斯林教徒，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順從神的人。雖然前線差會總部並不硬性規定，他們的宣教士有自由去作試驗。

但很多穆斯林(及一些基督徒)認為這是欺騙人的行為。拉森華倫說：「穆斯林不明白，認為這是欺騙性行為。」幾年前，幾個宣教士

自稱為穆斯林教徒後，被埃及驅逐出境。

富勒神學院的格歐利蘭笛因教授(Dean Gilliland)曾研究伊斯蘭教地區一個本土化社群，他發現讓信徒去伊斯蘭教寺敬拜導致某些潛伏性神學問題。雖然他們有新約聖經並受過穩固的聖經教導，但調查顯示，三分之二說可蘭經是最偉大的經文，百分之四十五不相信三位一體，三分之一每天去伊斯蘭教寺不止一次。

伍德貝利教授說深度本色化的方式，在某些亞洲地區、當地教會還不能接納這些轉信基督教穆斯林的地方是最有效。他說：「他們所佔的比率不大(整體上來說)，但他們是南亞發展最快的運動之一。」在非洲某些穆斯林與基督徒和平共處的地區，新信徒更願進入那些關懷他們的教會。

然而在奈及利亞北部，宣教士曾一度嘗試聯繫已信主、但未參與任何教會的穆斯林；這試驗雖很受注目，最後終告失敗。格歐利蘭教授告訴《福音差傳季刊》，說其失敗原因在於領導者的家族式風格。

維護穆斯林權利

九一一事件似乎對普世穆斯林有兩個影響，有些變得更激烈，有些(如伊朗人)則重新衡量他們的宗教，而尋求其他途徑。許多穆斯林很自然地轉向尋求耶穌和祂賜天堂的確實盼望，大多數在穆斯林中工作的人，都認為現時的良機是前所未有的。

在印度的穆斯林如基督徒一樣受激烈派印度教徒攻擊，認為他們的處境危險。2002年，五個月在大多數是穆斯林的古加拉省(Gujarat)所發生的暴動，導致九百人喪生。基督徒是少數出來維護他們並給救濟的群體之一。全印基督教協會(All India Christian Council)德蘇乍約瑟牧師(Joseph D'Souza)報導，他及其他基督徒領袖有機會在一些穆斯林的集會中，談及宗教及和平問題，他說這是穆斯林與基督徒解開彼此間誤會的良機，並為共同利益合作。

德蘇乍牧師說：「基督徒群體已冒險向穆斯林伸手。我們覺得任何被淫辱的婦女都是我們的姊妹。我們願他們知道耶穌關懷他們；當他們不斷被攻擊時，印度的基督教會要和他們站在一起，因此，在全國各處開啟了各樣與穆斯林領袖合作之門。」

伍德貝利教授說，在美國也有同樣情況。為了保持低調，他的兩個鄰居在九一一後，不再穿穆斯林服飾，而改穿西裝。他說：「在美

國，穆斯林也覺得有危險，這時我們可公開地表示友善，陪他們去商場，做些幫助他們更有歸屬感的事。如此建立友誼後，很自然可以分享我們的動機及關懷。」

這類機會越來越多，但我們仍然缺乏工人。在《福音差傳季刊》裡，凱迪柏指出：「伊斯蘭教是最多人研究的宗教，也是最少福音化的宗教。」美南浸信會的海外差傳部，是少數宗派差傳部中有大規模向穆斯林傳福音事工的一個。他們有七十五位宣教，負責三百多個在穆斯林佔多數的族群中的項目。據 2001 的年報，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及他們的事工伙伴們在這些族群中，植立了一百二十一間教會，並為三千四百零五人施浸。他們的海外事工資深副部長威尼斯艾維利(Avery Willis)認為，帶領穆斯林信主的最大問題，不是神學問題。

他說：「我們只要給他們機會明白在耶穌基督裡的真理，然後讓他們作決定；最大的困難是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真理。」

前年，奧斯納瓦羅以(Roy Oksnevad)在芝加哥南亞友誼中心及書局(South Asian Friendship Center and Bookstore)，定期與一巴基斯坦穆斯林見面。這穆斯林能背整本可蘭經，他每週來友誼中心的目的是要學英文。

九一一之後，奧斯納瓦指著一報紙對他的朋友說：「若這是出於神，其後果該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和節制，而我所見的卻是死亡、摧毀、仇恨，及疑忌。」

奧斯納瓦是惠頓大學伊斯蘭教事工系主任。在隨後幾週中，他與這朋友分享基督徒對時事的觀點，最後這穆斯林請他不要再教他英文，說：「你的看法很清晰，我卻看不清楚，你是對的，我卻常常是錯的。請教我宗教。」

這談話繼續不息。

蒙作者允許譯自《今日基督教月刊》(Christianity Today)，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作者為該刊新聞副編輯，著有《第三千年期宣教事工》等書。